

问粮多愿藏于国

□晚报记者 张劲松 文/图

1

与往年不同，商水县大武乡李庄村农民张富堂没出地头儿，就把今夏收获的8000余斤小麦卖给了粮贩。“如今，超市里卖的啥都有，米、面、蔬菜……随吃随买。再说，在家里存粮也占空间。”村里和张富堂一样的“零存粮”农户越来越多。有意思的是，

张富堂父亲名叫张麦囤，从父亲的名字上看，上辈人对家里有个大粮仓是寄予很大希望的。近年来，粮食连年丰收，但农民家里的粮仓明显少了，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像过去那样把粮存在麦囤里，而是直接换成了钱。

2

“几年来，我家的小麦就没进过‘家’，都是直接让粮贩在地头儿拉走了。这不，麦茨子快成文物了。”村民李存粮笑呵呵地说。

李存粮——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，上辈人对保存粮食的重视。“一点儿不存，将来粮涨价了不后悔吗？”记者问。“后悔啥，存粮食可麻烦了。粮食

得先晒上两天，再装到袋里用车拉回家，来回搬运很累，有时还会被虫咬老鼠啃……”李存粮说。

“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”这个农民们一直崇尚的信条正在农村发生变化。前些年，因担心粮食涨价或者出现灾荒，村里家家户户都存口粮，一年到头还有节余。现在，农民打工一天能挣百元左右，够买几个月的馒头。

3

村民李彪则不同，每年他都存千把斤小麦，够一家人的口粮，其余的全部卖掉。“我家吃的面都是自己打的，比买的面吃着放心，自己磨的面至少里面不会掺增白剂、高筋粉之类的东西”。

“藏粮于民”一直是我国传统的储粮方式，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有着积极作用，这也符合我国农村实际和农民的传统习惯。从现实来看，农民的这个习惯正在改变，打的粮食越来越多，而存的粮

食越来越少。市粮食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，随着社会进步，国家富裕了，农民没了后顾之忧，所以许多农民也就不想着存粮食了。但是，如果我国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遭遇灾害，粮食市场出现问题，农户家里没有存粮，外界粮食又难以及时运达，后果也很严重。只有居安思危，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。

4

“前几天在地头儿，一斤麦子的价钱是一块一毛四，昨天已经涨到一块一毛六分五了。根据往年经验，过段时间还会涨。”村民李三丙说，“一般来说，等上三四十天再卖，一斤麦子能多卖毛把钱哩。再说，我们现在也不急着用钱。”今年，李三丙家的四亩三分地打了5000多斤小麦，他原本准备的容量5000斤的茨子不够用了，他只好在这个茨子上放了个

小茨子(如下图)。对于商水县舒庄乡钟镇昌村村民位红莲来说，有另外一种存粮食的方式。“往年我都是把粮食存在邻村的面粉厂里，需要吃面换成面粉，或者等价格合适时可直接卖给面粉厂，这样也挺方便的。”位红莲说，由于她在面粉厂存的粮食至今还没吃完，今年她家的小麦没出地头全部卖给了粮贩。



5

农村的“零存粮”户越来越多，可李庄村村民张汉国对粮食却有着别样的感情。记者到他家已是中午时分，他正和爱人收拾麦囤。只见他把自家平房东屋靠角落的水泥地扫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在水泥地上铺了两层塑料布，再把事先准备好的麦糠均匀地铺在塑料布上铺开，铺成直径约两米的圆形。“塑料布不能透气，麦糠必须是干燥的，这样才能保证茨子底部不受潮。”说话间，张汉国和妻子把院子里晒得发烫的铁皮茨子抬进了屋，放置在麦糠的上方。院子里，一块塑料布在地上躺着，它被卷成和铁皮茨子直径差不多的筒状，破损的地方他用胶布粘得严严实实，其中一头用绳子扎得结实结实。“我们把塑料布放入铁皮茨子里，然后把麦倒入塑料布里，倒满后再把塑料布的另一头用绳子扎紧，这样

存放粮食即使不用药，麦子也不会生虫。”张汉国说，如今，铁皮茨子比起前些年用苇子编成的茨子强多了，“用苇子做的茨子容易受潮，年年粮食都生虫”。说话的功夫，张汉国把一袋小麦扛上肩膀，放到茨子旁。他松开袋子口，金黄的小麦如粒粒黄金，映着张汉国淳朴的笑脸，蹦跳着进了麦囤。“人家在地头就把粮食给卖了，你咋不卖呢？”“把粮食卖完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，有点儿舍不得。”张汉国说，他小的时候家里很穷。年年青黄不接时，父母总是借亲戚、邻居家的粮食才能捱过去。在他的记忆中，儿时几乎没有吃过白面馍。“俺的余粮都是接着新麦后才舍得卖，这样我心里踏实”。

